

責任編輯：孫嘉萍



七星八卦圖 李增元攝

千古之謎曹操墓

戴永夏



最近，有關部門宣布，在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發現了曹操墓。消息一傳出，立即引起很大爭議。那末，曹操墓究竟在哪裡呢？千百年來，這一直是個難解之謎。

曹操（一五五——二二〇）是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但在民間傳說中和戲劇舞台上，他卻是個陰險、奸詐、殘暴的奸賊，連他死後的墓地，也撲朔迷離，眾說紛紛。據說為了防止死後陵墓被盜，曹操在力主「薄葬」的同時，臨終前還令設七十二疑塚。在他安葬那天，果然有七十二具棺木，同時從東南北西四個方向的各個城門抬出。於是，歷代關於他究竟葬在何處，便有許多不同說法。

有人認為，曹操的墓在漳河上。如南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漳河上有七十二塚，相傳云曹操塚也。」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也寫道：「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而清人稽含在《堅瓠續集》中說：「順治初，漳河水涸，有捕魚者見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漢，窺之驚然，疑其中多魚，仍由溪入。數十步，得一石門，心怪之，出招諸捕魚者入。初啓門，見其中盡美女，或坐，或依，或臥，分列兩行。有頃，俱化為灰也。內有一床，床上臥一人，冠服儼如王者。中一碑，漁人中有識字者就之，則曹操也。衆人因跪而斬之，磔裂其屍。諸美人蓋生兒殉葬者，地氣凝結，故如生人。繼而泄其氣，故遂成灰。獨操以水銀鍍，其肌膚尚未腐朽也。」

也有的認為，曹操墓在許昌城外。如蒲松齡在《聊齋誌異·曹操塚》中寫道：「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淵。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屍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開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數尺，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屍。」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好哉！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還有的認為，曹操墓在河北磁縣。近人鄧之誠在《骨董瑣記·曹操塚》中說：「壬戌（一九二二）正月初三，磁縣鄉民崔老榮於彭城鎮西十五里董家地開井為塋，地地為黑穴，繼得石室，深廣有久，入石門者皆死。遂報縣令陳希賢，督工投以破磚，久之，始入視，室之四壁，塗堊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誌文，所敘乃魏武帝操也。」

另有人認為，曹操的陵墓在其故里譙縣的「曹家孤堆」。其根據是《魏書·文帝紀》記載：「甲午（二二〇），軍治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亳州志》也記載說：「文帝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前樹碑曰大饗之碑。」曹操死於該年正月，初二日入葬。據此，他只能死在家鄉並在家鄉安葬了。《魏書》中還說：「丙申，（曹丕）親視譙陵。」譙陵就是「曹氏孤堆」，位於城東二十公里外。這裡曾有曹操建的精舍，還是曹丕出生地。此外，又據記載：亳州有龐大的曹操親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親、子女等人之墓就在此地。由此推斷，曹操的墓也當在此地。但這種說法也缺乏可信的科學證據，難為人們接受。

朝天鍋

王春玲



「逢二排七大集開，白狼呼人如山。寒流雪翻火正紅，下水香鍋朝天。」這首詩說的正正是老灘縣（濰坊）的傳統美食朝天鍋。由此我們知道，過去的朝天鍋是趕集時在戶外吃的。天寒地凍的時候，吃上一卷餅卷肉，喝上幾大碗用豬下水煮出來的肉湯，不僅能填飽肚子，還能驅散寒冷。

其實，傳統的朝天鍋製作起來並不複雜。用一口大鍋煮着豬的大腸、肺、肝等下水，煮好的各種下水分類切好，捲入烙餅中，再把鍋內的熱湯用碗盛了，加入香菜、蔥花、鹽等，一邊吃餅卷肉，一邊喝熱湯。據說朝天鍋源於清代乾隆年間的民間早市，它的鼻祖還是文化名人鄭板橋呢

零碳生活崇高時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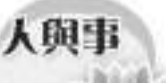
日本和歐美一些發達國家都開始大力倡導政策推行低碳經濟，發展中國家亦紛紛響應。人類逐次地對環境的破壞，已經到了非採取措施不可的地步。我們不能不採取同樣的狂熱與效率去綠化每個角落，從生活習慣開始，到發射衛星，把高碳的污染算出來，然後以積極的綠色行動去彌補。不僅是責任，亦當成爲一種文明，一種心靈的崇高時尚。

零碳生活崇高時尚

灰霾喧嚷了城市的天空，油煙灰塵污了花香，花花綠綠的名目豐富的垃圾觸目驚心，地堆滿了清晨的街道，它們中有一多半是無名無姓的化學垃圾，要堆到哪裡去，又有多少土地才夠收納，經過多少年這些土地才能恢復舊觀？大片大片的土地被高價賣出，然後迅速被鋼筋水泥包裹，邊邊角角的縫隙，也要鋪上格子地磚。人們熱愛綠化，開發商卻捨不得留出一空間給植物生存。於是植物變成了寵物，常常養在家中的小盆裡，聊以點綴。於是每個大小小的假期，圍在城市水泥籠子裡的人們總是蜂擁而出，擠爆各個名勝風景城郊野外，經過之處，又是一片狼藉。無法否認，我們的繁華是建立在地球無窮的傷口之上。隨手丟掉一顆電池到路邊，都足以污染絕不是一個空空的口號所能敷衍的，它已經逼進了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生活細節，成爲健康生活的「一種迫切基本的需

毛澤東的「心軟」之處

汪金友



「你不要看。」那人嚇得趕緊將滴血的麻雀藏到身後。「誰叫你們打的？一毛澤東皺緊眉頭問道，「牠們也是生命體，麻雀也是有生命的壓了牠們活得高高興興的，你們就忍心把牠們都打死了？招你們了惹你們了？」幾個人無言以對。「是首長們先打的。」毛澤東身邊的衛士悄悄解釋，「後來大家才跟着打。」毛澤東厲聲說：「今後任何人都不許打，什麼首長不首長，告訴他們，我說的，任何人都不能打！此後，那些疲於奔命的麻雀，又有了安定寧靜的生活環境，得以自由歌唱翱翔，熱鬧鬧地繁衍子孫。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指揮過無數場硝煙瀰漫的戰爭，可謂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但他對一個農家孩子，對幾隻林中的麻雀，爲何又那樣「心軟」？這也正是毛澤東內心深處愛憎分明和寬厚博大之處。古之成大業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志；不唯有破天之膽，亦必有仁慈博愛之情。

瞿秋白和他的絕筆詩

馬承鈞



去年是著名革命家瞿秋白誕生一百一十周年，這位中共歷史上少有「才子型領袖」，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山城福建長汀犧牲時年僅三十六歲。

據當年的知情人披露：當天清晨，瞿秋白上着黑色中式對襟衫，下穿白布短褲，腳穿黑襪子、黑布鞋，先被押到汀汀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現場採訪的記者在報道中寫道，瞿來到公園，全園爲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

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壘。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二華里多，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至刑場，係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盤膝坐於草坪上，對行刑官微笑點頭道「此地甚好！」隨着一聲槍響，瞿秋白從容就義。

瞿秋白就義前一刻，曾爲他治病的國民黨軍醫陳志剛向他提出，希望他能寫個東西留作紀念。其實即使沒有這位軍醫索詩，畢生舞文弄墨的瞿秋白也會留下文字的。他一邊執筆沉吟，一邊邊定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思忖片刻，他用毛筆在宣紙上一氣呵成七言詩一首，當時的上海《申報》隨後對此作了報道。

瞿秋白絕筆詩題爲《偶成》，詩前有引語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瞿日讀唐人書，忽見『夕陽明滅亂流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詩如下：夕陽明滅亂山中，

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原句已不存，這段刊於《申報》的絕筆詩應該是可靠的。瞿秋白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名作家，古文基礎更是了得，該詩寫於就義前一刻的長汀囚室，作者當時的處境與心境均異常複雜，所以用語隱晦且多涉典故，其涉典包括唐人韋應物的《自贛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杜甫的《宿府》和郎士元的《題精舍寺》詩作。想要正確解讀這首絕筆詩，先應理解詩前引語，再研讀瞿秋白寫於獄中的那篇著名的《多餘的話》，當然更需回顧一九三五年前後的國內局勢。

詩的引語「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暗示當時革命處於低潮，身陷囹圄的作者更處於絕對「劣勢」，難免有一種壯志難酬生離死別的哀傷；「落葉寒泉」四字，凸顯了山川爲義士哭泣的悲情。「已忍伶俜十年事」中的「伶俜」，典出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裡「晝夜勤作息，伶俜苦辛辛」句，乃孤獨無依之狀。杜甫原詩指安史之亂，瞿秋白在此喻國共之爭。他緣何十年孤獨？按《多餘的話》云：「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直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虛負了某某黨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

瞿秋白自認只是一介文人，擔任中共領袖是力所不及、「歷史的誤會」，這是他的真心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九年間，國內形勢動盪，黨內鬥爭頻仍，作者屢經坎坷，心緒很是不爽。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瞿被

解除中央領導職務，並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後到瑞金擔任虛職，不幸被捕，又患嚴重的肺結核，惡劣的生存環境和隨時遭槍殺的現實，令這位大才子五味雜陳徒喚奈何。尾句「心持半偈萬緣空」，「偈」是佛家用語，這裡當然指馬克思主義。「半偈」者，正如《多餘的話》說「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的確只是知道一點皮毛」，他認爲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只知道一半。「萬緣空」，失望與悲哀不言而喻。

我們不妨這樣來「翻譯」瞿秋白的絕筆詩：在峰巒疊嶂的廣袤群山裡，晚霞在亂雲飛渡中忽隱忽現。黃葉落地的低音和寒泉飛濺的強音交織成一曲無盡的天籟，心身俱疲的我已經忍受十年的孤獨與無助，哦，讓我抱着尚未完全通曉的理想跟這個美妙的世界訣別吧……

因爲《偶成》一詩用句的晦澀，與他的《多餘的話》一樣，數十年來引來許多爭議和誤解，「文革」潮起，就義三十年的瞿秋白更被打爲「叛徒」、承受「鞭撻」之辱。後經中央嚴格審查，認爲瞿秋白被捕後「拒絕投降」，所寫文字「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反動派，四沒有向敵人求饒」，只是稍有「消沉」。而他就義前從容不高用俄語高唱《國際歌》，則充分表現了一位革命者的高尚氣節。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正式爲瞿秋白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有道是「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信仰與政見的權利和自由。退一萬步說，瞿秋白畢竟是典型的文弱書生，假如他像魯迅那樣堅持在上海「左聯」領導文化戰線工作，對革命的貢獻或許會更大！讀瞿秋白的絕筆詩，與其他烈士怒斥敵人、視死如歸的吶喊不同，他是一名學者和文人的身份向世界吐露自己最後的心聲。文風雖不同，風骨卻相同。他的《偶成》並不隱瞞自己的心跡，字裡行間充滿人性之光，以一種獨特的觀點凸顯了他爲革命獻身的淡定和對敵人殘暴的輕蔑，一顆追求光明的磊落靈魂呼之欲出。「人間自有公道」，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四日，瞿秋白被推舉爲一百位爲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這是人民給他的最高殊榮，也是歷史還其的公道！

那些被我們忽視的幸福

張穎異



去年春節前，我從北京返回湖南老家，坐的是硬座。對面坐着一對夫妻。閒聊中，我知道夫妻兩個都在北京打工，男的在建築工地上開挖土機，女人在一個小區當保潔。夫妻兩個有個三歲的女兒，在老家由爺爺奶奶帶着。

兩人在北京通州區每月花二百元租了一間小平房。在北京工作多年，我深知北京住房的緊張，二百元的房子，估計也就是放張床而已。男人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解釋道：「房子很小，連放煤氣罐、煤氣灶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就用了個電磁爐，鍋就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吃水是從房東家的水龍頭下去接，自行車就放在外面，下雨的時候就那麼淋着，全當是免費洗車了。」男的邊說邊樂，女的也捂着嘴笑。

男的手機裡存放着女兒的相片，他拿給我，樂呵呵地問我：「我女兒漂亮吧？」我說是，很漂亮，男的笑道：「我女兒長得隨我媳婦，漂亮！」男的這麼一說，附近的乘客一齊朝女的臉上望，女的立即羞紅了臉，不過，還是能看出她很高興，她立即岔開話題：「隨我不隨你啊？」「隨我，腦袋隨我，都屬於聰明人。」妻子拿丈夫開玩笑：「你這聰明人就在工地上開挖土機啊？」丈夫咧着嘴笑了，然後說道：「開挖土機怎麼了？我和開飛機的一個檔次，都屬於駕駛員，屬於同行！」周圍的人見男的這麼樂，都友好地笑了，女的也笑，說：「你看你把自個美的！」邊說邊愉快地嘆氣，然後就不說話了，興致勃勃地擺弄自己脖子上掛着的一個粉紅色手機，在那打遊戲。玩了一會，女的抬頭解釋說：「這個手機是我過生日的時候老公送的禮物，不過，是他從市場裡的二手手機。」老公不好意思地笑了：「二手手機咋了？買了半年了不是沒壞過嗎？有點不是，過段時間給你換個新的？」「換啥換，有點錢還是攢着給孩子以後上學用吧，咱這老夫老妻的湊湊合合都行。」說完，兩口子眉來眼去的，都很貼心的樣子。

晚上睡覺的時候，妻子平躺在老公的懷裡，老公擔心手機壓着妻子的胸口影響呼吸，就悄悄地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後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夾克脫下來，蓋在妻子的身上。皮夾克很舊，就是幾十塊錢買的那種地攤貨。老公脖子上掛着老婆的粉紅色手機，老婆躺在老公的懷裡，身上蓋着老公的皮夾克，臉上掛着幸福的笑容，甜美地安靜地睡着。那一刻，我被這溫馨幸福的一幕深深地感動了。

上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時候，在地鐵上，一個站在我旁邊的男子在給他的老婆打電話，男人很幸福地大聲說：「老婆，今天我們發工資了，我們晚上吃排骨吧！」電話聲很大，電話裡，妻子欣然答應，這個男子掛了手機後，把手機放進衣袋裡，手拉住扶手，面上帶着幸福的憧憬的笑，憧憬着與妻子在一起吃排骨的溫馨和幸福。現在吃排骨已經不是什麼稀罕事情了，大庭廣眾之下，和妻子吃頓排骨就高興成這個樣子了，周圍有些人面露鄙夷之色。但是，他的這種樸實的幸福感覺讓我想起了今年過春節時候在火車上見到的溫馨的一幕……

只要夫妻間擁有真情，物質上的清貧阻擋不住他們生活中的幸福。而清貧下的這種幸福，往往被我們所忽略所輕視。不論我們怎樣努力的生活，我們的目標就是爲了活得幸福，所以，我們不應該捨本求末，忘記我們的初衷。不管生活暫時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應該樂觀面對，都應該珍惜幸福。

楊不離

日曆宛若一樹秋葉，經不住時間的風吹過，呼啦啦地墜一地瑣碎的日子。有一種成長就是忽然發覺，歲月更迭的速度，愈來愈像一場難以置信的障眼魔術。彷彿就在昨天，我執筆寫下二〇〇九的元旦祝語，筆尖的溫度尚未轉冷，怎麼眨眼功夫，二〇一〇竟像個心急的戀人，如此悄無聲息地溜到眼前來了？倉促中點點去日，時光似一枚火箭箭筒穿過生命，留下的除了心靈的震撼與若有所失，還有些什麼不可抹去的痕跡乃至傷口？氣候在變暖，冰山在融化，島國在消失，海平面在上升，稀有物種在滅亡……高速發展中高速生活着的人類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亦正如此時光流般般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被破壞甚至毀滅。切膚之感就是每個個體被毀滅的春天的，遲早都會追悔莫及及痛不欲生地承認「莫等閒，白了少年頭」，是一句太深刻而悲哀的亘古之真理。

這個極其美麗的藍色星球，如今，正被人類貪婪慾望所驅使的滾滾腳步所踐踏；被人類創造的科學先進所產生的無窮垃圾加速地淹沒；被人類類洞般的自私與無知逐漸推向崩潰。地球「被」的程度遠遠超於我們所「被」的慘烈，因爲它連話語權都不具備。灰霾喧嚷了城市的天空，油煙灰塵污了花香，花花綠綠的名目豐富的垃圾觸目驚心，地堆滿了清晨的街道，它們中有一多半是無名無姓的化學垃圾，要堆到哪裡去，又有多少土地才夠收納，經過多少年這些土地才能恢復舊觀？大片大片的土地被高價賣出，然後迅速被鋼筋水泥包裹，邊邊角角的縫隙，也要鋪上格子地磚。人們熱愛綠化，開發商卻捨不得留出一空間給植物生存。於是植物變成了寵物，常常養在家中的小盆裡，聊以點綴。於是每個大小小的假期，圍在城市水泥籠子裡的人們總是蜂擁而出，擠爆各個名勝風景城郊野外，經過之處，又是一片狼藉。無法否認，我們的繁華是建立在地球無窮的傷口之上。隨手丟掉一顆電池到路邊，都足以污染絕不是一個空空的口號所能敷衍的，它已經逼進了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生活細節，成爲健康生活的「一種迫切基本的需